



(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 江山萬里行 (二十八)

##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 吳國柄 ·

### 兩個局長互踢皮球

我遵照徐市長的指示到公務局見李鴻賓時，他很高興地對我說：「有很多地方我想請教你。在學校時，我們未學到如何鋪設柏油馬路，你如何知道呢？現在馬路已損壞了，要如何修補呢？翻修時由於不懂原理，因此修補後的情形更糟，而且花了很多冤枉錢。地面上都是下水道溢出的髒水，臭氣四溢，居民們希望我能照你從前的方法重新整頓，不知從何處做起？不得已我就把這件事往衛生局推，但衛生局以事關工程設施問題，又推給我，就像踢皮球似的，互相推卸責任，祇是苦了老百姓。老百姓找市長，却碰不到他

的人，因此仍然無法解決問題。」

我說：「工程完畢後，應另請些工人以特製的工具，經常疏通下水道，保持清潔才是辦法。日本佔據漢口後，工人都逃跑了，長久無人做清

溝的工作。現在你要整頓下水道，必須把工人找出來，並且供應工具，才能清理溝道。」李說：「從前這項工作歸誰管？」我說：「歸工務局管轄。」李說：「現在是歸衛生局管轄，我已無責任。」

李局長又說：「沿江馬路自龍王廟到橋口一段，戰前已興工建造，日本軍來時被迫停頓下來，現在既無財源供應，又無人才，因此仍然停頓。老百姓見工程不做，就在這一段上蓋房子，

參差不齊，很不美觀。其次，中山公園現在歸社會局管轄，用的人都是市長的親戚，他們在公園內建造棚屋，蓋得亂七八糟。還有，浮棺的處理沒有妥善的方法，到處都是以草蓆遮著屍體，隨便丟到郊區就不管了，市長沒到過現場察看，因此不知道其嚴重性。」

李局長最後說：「工務工程取消自營制，改採包工制後，現在既無大工程可包，也無小工程可做，整個漢口工程都停頓下來，我想以你的大本事，也無法改善。因為現在的徐市長可不如從前賢明的市長。漢口要復興，在這市長的治理下，是辦不到的事情。」說到這裏，我和李局長相對無言。……

### 拜候郭懺聞說葉蓬

過了不久，接到警備司令郭懺邀請我担任顧問的信函。接信後立即前去拜訪郭司令，警備司令部仍在舊址，郭司令見到我很高興地說：「你在武漢設計的礮堡實在好，到現在仍然管用。你設計的礮堡既能作防禦工事又能任兵當作營房，這還是我頭一回見到的。有位日本軍官對我說，他走遍中國大陸各地，未曾見過這麼好的礮堡，因此他的軍隊都住在礮堡裏，不住民房，以免騷擾人民，他很贊許你的設計，當他聽到你在重慶建防空洞的計劃，更是佩服。因此他曾經下令，想捉拿你到日本，為他們多出些主意對抗美國。經日本軍官這麼一說，我就急了，因此今天看到你來，我很高興。我請你担任『顧問』一職，好嗎？」我說：「承蒙司令嘉獎，愧不敢當。國柄生性愚直，一切自當盡力而為，以報效司令的厚愛。」

我乘便問郭懺司令：「前任警備司令葉蓬將軍，現在在何處呢？」郭說：「他已被關在後頭的防空洞裏。」我當時一聽，心裏很難過，因為葉蓬是我的老朋友，他走錯政治路線而被囚禁。戰爭結束後，我剛到漢口時，他曾派人來見我，我却沒見著他。與郭司令話別後，走出了辦公室的，門口站著一個衛兵，我本打算叫葉蓬，但怕衛兵不肯，也怕葉蓬聽到我的叫喊而難過。正在猶豫時，恰巧碰到一位軍官，他說：「吳顧問你來了啊！」這位軍官原本是跟隨葉蓬的，現在追

隨郭司令。這位軍官姓何，湖北人，他對我說：「也許你已不認識我了。但我還認得你，你在設計礮堡時，我在工程處担任監工。想不到葉司令會被囚在這裏，唉！人生真是難說。漢口淪陷後，我逃命回鄉，現在才回來，從前在司令部任職的，現在可以報名申請派任工作，我就是這樣而來的。葉司令到過重慶，認識不清，又去南京投靠，担任汪精衛偽政府組織的國防部長，日本投降後，汪的偽政府垮台了，葉跑回武漢想恢復警備司令之職，却被政府抓住，囚禁在這裏，我想他可能會遭到槍斃。」聽了這些話，我心裏很難過，不便久待就離開了。

### 西山跑馬場憶舊遊

西山跑馬場有個俱樂部是外國人聚集的地方，我去時先拜訪一位管馬的老頭子吳老三，他看見我來，很高興地從屋裏跑出來迎接我。吳老三說：「自從日寇進據漢口之後，外國人都走光了，馬也賣了，我祇好離開跑馬場，現在太平了，我們慶幸勝利歸來，從前跑馬場全是青草地坪，現在變成雜草叢生，有一人多高，所有的門窗都被日軍拿去燒了。戰爭真是萬分殘酷，日本軍奸淫燒殺樣樣來，罪大惡極，我們這一代受日本人的禍害太大了，唉……。」我叫吳老三同我到從前最熱鬧的舞廳餐廳去察看，全是人去樓空，我們很掃興地離開。吳老三問：「這裏何時才能重建啊！」我說：「這就必須要有賢明的市長，拿出魄力來整頓。市政府有否派人來看？」吳老三說：「沒有，就是市長也沒來過。」

漢口球場是俄國人開的，因為沒生意而改經營飯館。我自漢口隨政府撤退到重慶之前，這裏是我天天必到的地方，尤其是老板的女兒R，與我有七、八年的深厚感情。從前我大多是晚間來此消磨。我到球場察看時，曾在球場廚房担任廚師的老魏，看到我很高興地說：「吳主任你回來了啊！日本人走後，我也回來看看。」我問：「老板有信來嗎？」魏說：「有。從美國寄來的，他說他要再回來。小姐有沒有寫信給你？」我說：「沒有。因為作戰期間，不慎遺失她的地址，所以失去了連絡。」這裏的傢俱仍舊一樣好，老魏說：「因為門窗鎖得很堅固，就是小偷都無法偷東西。希望你和弟弟吳國楨都能回到這裏重新建設市區，這裏實在太窮了。飯館就是開張，也不會有多的生意。你留在這裏好了，我準備些東西給你吃。」老魏打開留聲機後，走進廚房。我聽到留聲機播出的音樂，想起從前與R的一段情，心裏有無限的感慨。老魏拿一封老板寫來的信交給我，這是用英文打字機打的字，老魏能懂。信上問市容是否已恢復熱鬧的景象，好像從前那樣繁華，他一定要再回來的，他現在住在加州，也在那裏開飯館，生意很好。我抄下老板的住址，預備寫信給他。

老魏無限感慨地對我說：「我看這市長不行哦！到處都亂七八糟，比起從前吳市長時，實在差太多了。現在也都沒外國人來這裏，街上也見不到黃髮的洋鬼子，呈現一片死氣沉沉的景象。」我安慰他說：「你稍忍耐，以後一定會換個好市長，重新整頓漢口的。決不會像這樣長久腐敗

下去。」魏說：「但願如此，這市長實在太不行了。」

### 法國領事日本俘虜

法國領事館在漢口球場旁，院子掛著法國國旗，我走進去拜會法國領事，這位領事叫皮卡，抗戰前我們就是好朋友，我走到院子時，他看到我非常高興說：「你回來了啊！是不是要接收漢口？」我說：「不是，我祇負責接收鐵路。」

皮說：「漢口真是太腐敗了，我是來辦移交的，但我來這裏四個月，卻沒有見過市長的人影，想不到漢口竟退步到這種地步。」我們一邊談話一邊喝咖啡。他告訴我：「我是由法國搭機到香港，再由香港搭火車到漢口來的。香港恢復得很快，現在仍和從前一樣熱鬧。而漢口就像個死城，晚上都沒地方去，應當換個市長，讓賢能的人担任，相信漢口定能迅速恢復的。」

我到從前有名的幾個跳舞場地點，一看招牌都沒有了，就是門窗都被拆卸光了，看到這種情形，心裏有無限的感慨，戰爭的毀滅力太可怕了。

日本租界被美軍炸平，在這裏搭了很多蔴棚子，都是日本戰俘住的，有的日本人在棚子裏開小館子，賣日本料理，生意還不錯，也有賣日本衣服的，他們希望能賣些錢，以供回國用。我坐在日本料理店吃東西，據一位管理戰俘的曹軍官說：「很多日本軍住在鄉下時，姦淫燒殺樣樣來，因此日本投降後，百姓因為痛恨日本人，要戰俘排成一行，以直筒子挖二個眼洞套在臉上，指

認為非做歹的戰俘，要把他們就地正法，殺幾個日本鬼子洩憤。管訓日俘的軍官，因為遵奉蔣委員長以德報怨的召示，制止了民間的尋仇報復。為保護戰俘的安全，規定戰俘都聚集在一起，一塊吃飯，一塊行動，現在蔴棚子裏的戰俘，大多是住在漢口的商人，較為富有，可以自己做飯吃而不吃戰俘飯。」日本料理做得很好。我一位車伙回家請太太來一塊吃，在這裏有很多中國人在用餐，生意非常地興隆。

### 火葬場中冤冤相報

曹姓軍官又告訴我說：「這班人都在等待運輪船送他們回日本，看這些人高興的容貌，就知道他們興奮著要回自己的國家了。」

我的故居在鄱陽街十二號，原是天主教神父的住宅，非常的大。在怡和輪船公司倉庫的後面，在倉庫與我的住宅間有一大塊空地，因為我有六個小孩，這裏曾是他們玩耍的地方。神父把這大房子，半邊租給我，半邊租給魯方才（漢口的大包工），戰前，我們和魯方才兩家相處很和樂，打仗時南京很多的人來這兒小住。如空軍司令毛邦初一家人曾住過我家，他的弟弟毛瀛初（現任民用航空局局長）與其夫人就是在我的住宅結婚的，我的二個女兒曾為新娘子牽紗。戰後歸來房子已被美軍炸平了，回想當時葉蓬住得離我很近，他的房子仍舊存在。隔著葉蓬房間前有一條街，街上空地有個防空洞，據我的朋友陳華堂告訴我：「日本人恨美軍如此厲害，就是因為美軍炸死很多日本人，當時躲在這防空洞裏的

日本人死了許多。」

陳華堂個子小，很會交際，英文也說得很好，他幫我做生意，將湖南的煤賣給小工廠很賺錢，因此他生活很富裕，我逃到重慶時，他未去重慶而留下來，因為他認識很多日本人，利用這一特點担任地下工作人員，為我政府收集情報，由於他英、日文講得好，日本人利用他當翻譯。美軍轟炸漢口時，他躲在法國租界的防空洞裏，他告訴我說：「有一次，美軍飛機轟炸漢口時，正巧有一架飛機飛得很低，被日本人打下來，飛機裏的二位美國人跳傘逃生，被日本人捉到後，日本人把二位美國人綁著遊街示眾，邊走邊打，打得鼻青眼腫，流出鮮血，其中一位美軍說：『你們不要再虐待我們，我們低飛是番好意，這樣轟炸目標準確才不會濫炸，而不會造成太大損失。』遊完街後，這二位美國人被拉去火葬場活活燒死，我不忍目睹此番景象，因此沒敢去。日本投降後，美國空降部隊到漢口向日本人要當時執行二位美國空軍火葬酷刑的日本官員，結果找到了執行的四個日本軍人，也同樣被送入火葬爐裏活活燒死。唉！冤冤相報，真是報應啊！」

### 美機轟炸漢口戰術

抗戰時期我曾任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長，因此很想看看日本防護漢口的防空備戰設施，由陳華堂做嚮導陪我到各處巡視。中日戰爭劇烈進行之時，日本不曾有很多飛機停在漢口，同時漢口飛機場是軍用機場，禁止一般人民進入，因此陳華堂對防空情形也不清楚。美軍炸漢口日本租

界，用二種類型的炸彈，一種是破壞彈，一種是燃燒彈。燃燒彈威力尤其強大，產生黑油膏，放射到何處，何處就起燃燒。人體沾到了，立即感到強烈的疼痛，就必須挖去沾到黑油膏的部份肌肉，景象極慘。日本租界的房子大都是木架磚牆平頂，一經燃燒就全沒有了，原住在日本租界的日本人，知道美軍將租界區當作轟炸目標，全都搬遷到別處，燒毀的全是空房子。

英、美、德、法租界區有很多鋼筋水泥蓋成的倉庫，日本人多數搬來這些地區，美軍偵知此一情況，於是集中炸射這些倉庫。用的炸彈有兩種，一種是生鐵包著火藥製成的炸彈，一種是大圓石，由天空拋下，力量強大，變成小碎石時，威力也很大。我與陳華堂二人親自到倉庫的樓頂上巡視，看見生鐵鑄的炸彈破裂情形，並未破壞到倉庫，倉庫仍舊完整。有些炸彈落在倉庫頂上還有半截，尚未爆炸。大石頭把水泥平頂炸個大洞，同時大石頭本身也變成小圓石。這種情形在重慶是見不到的。

### 接到R的第一封信

我與陳華堂一同四處巡視後，二人同到漢口球場休息吃午飯，球場管理員——老魏拿了一封R寄給我的信，我看了好幾遍，心裏很興奮。信上大意是：「知道你已回到漢口，想起我們漢口那一段日子真是黃金時代，你每次都是先來跳舞，然後吃飯，吃飽後就到樓上休息。此番情景常存於我的腦際裏。人生過程真像是一部電影，太美好了。自從來美後，每一想到那些美好的日子

，不禁神往。」

「日本人未佔據武漢之前，我爸爸在香港辦好了入美的移民手續，辦移民手續經過了二個多月，移民證才發下來，我們便離開漢口到洛杉磯租房子居住，爸爸與我及四個小孩都住在一塊。房租雖然便宜，卻無法做生意，因此又搬來舊金山這裏。這裏的房子雖然比漢口球場小得多，但仍有大廳可跳舞，設計非常方便，另外有廚房和住家，這地方祇有我們這一家開餐廳帶跳舞，因此生意很好。小孩都長大了，最小的都已八歲了，皮膚很美，長得與你很相像，你看到他們時，一定會很喜歡的。想到前些年每次你賽馬，必定帶我們吃一頓豐富的午餐，在樓下跳舞，在樓上休息，真是過的人間天堂的生活。現在雖然也有跳舞場，但你不在這裏，感受就不同了，希望你抽暇到美國來聚聚。或者等你整頓好漢口後，我們再搬來，以你的精神、學問、經驗去整頓漢口，我相信定會更繁榮的。我想你！我想你！我想漢口，不談了，下次再寫給你。」

看完這封信後，心裏很難過，陳華堂見我臉上的表情問我為何臉色凝重？我告訴他從前在漢口的美好一切……陳說：「唉！要是換個好市長整頓漢口，定會恢復從前繁華景象。前不久，我到中山公園時，看到一切亂七八糟的情形，真是難過，原本美麗的公園，怎會變得如此污穢不堪呢？」

「我們對市政府抱有很大的希望，現在的情景真是太令人失望了，很多人都失業，共產黨在鄉下煽動農民暴亂，鄉下人都往城裏跑，希望能

維持生活，却找不到工作。你可以將這些情形呈報最高當局，下令整頓漢口。」我說：「我沒這麼大的能耐，人微言輕，無法反應上去。」

### 再訪萬耀煌談建設

見到漢口的腐敗，心裏萬分難過，終日不安，我想祇有一心一意地設計施行開發鄂西的計劃。陳華堂在日本時購得有一本中國郵政地圖，他拿出來給我說：「這一本地圖非常詳細，我送給你。」（我得到這本地圖非常珍惜，仔細研閱，發覺它內容詳細確實，來到台灣直到現在仍然帶在身邊。）根據這本地圖，我逐一拜訪在漢口有名望的鄂西人。他們都說：「鄂西是塊黃金地帶，礦產豐富，森林茂盛，水果甜美，農產品豐富，如果開發鄂西成功，造福地方，富國利民，趕快拿出你在重慶建防空洞的決心和經驗，努力去做。」同鄉長輩的愛護、鼓勵，使我決心擬定計劃，鼓起勇氣再到武昌拜會萬耀煌主席。萬對我的來訪很高興。我打開郵政地圖並拿出計劃書，萬看了說：「這地圖實在太好了，說明詳細，計劃雖好，需要大批的經費支持，尤其要得到中央政府批准才行。」我說：「經濟來源可向政府申請，並向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請撥專款。」萬說：「這主意不錯。我可以將你的意見呈報中央，批准後我們就可開始動工了。」

我對萬主席說：「每次我一談到如何整頓漢口時，徐市長都推說財政困難。其實日本戰俘有這麼多，也可以要他們担任清理溝渠的工作呀！不必增加開銷。」萬說：「你說得很對，我馬上

下令要徐市長照辦。」過了三天後，我看見許多日本戰俘，在沿途掃街，與以前他們揚威耀武的形象大不相同，工作隊中有一位中國人任監督，工具都是由百姓提供的。

### 編遣軍官窮途怨尤

我在漢口十年，擔任漢口市工務工程建設工作，老百姓有事情都會找我商量，我無不盡力幫助並設法將他們的意見反應上級參辦，有一天，一位旅館的老闆來找到他的旅館，他指著門上的字「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問我要怎麼辦呢？我問他是否報告警察局呢？他說警察局不管這事。於是我先問寫這些字的軍官，到底他的用意何在，再來告訴我。老闆明瞭軍官寫這些字的用意後，他跑來告訴我：「這位客人原是位團長，編遣之後，政府發給他的錢，他都用光了，而且住旅館沒有錢支付，又在漢口找不到事。因此欠旅館錢，才寫這些字發牢騷。你看怎麼辦呢？」我說：「我也無法子，但我可以幫你請教一位高級長官——程潛，他是武漢行轅主任，是中央派駐漢口的大員，從前在日本士官學校讀書，是我父親的同學。」

武漢行轅主任程潛是華中最高軍政長官，我去拜訪他，他很高興地說：「你怎會想到來看我？有什麼事呢？」我說：「有一件重要的事，我要報告你，有一個上校團長職位的軍官，奉令解甲歸田，政府發給他一筆小數目的錢，要他解散軍隊回家，錢用光了，住在旅館無法生活，又回不了家，他到政府機構找事，但卻沒下文，因此在此旅館門上寫著『此路不通，去找毛澤東』，

我覺得這種論調關係重大，因此特來報告您。」程說：「這是個大事情，我以為這個人是個好人，他想在交卸後，能領錢後就回家，而有些軍官不然，領了錢就投共了。」我說：「共匪真是佔了大便宜，不用打仗，就有兵源和戰士。」程說：「可不是啊！」我說：「『解甲歸田』在古時是可以實行的，但現在共黨到處叛亂，怎可實行解甲歸田呢？」程說：「這樣你就很明白了。美援不少善後救濟金，政府卻將之分作二部份，一部份撥給共產黨的軍隊，另一部份分給國軍，國民政府的善後救濟米糧，軍民都沒得到，聽說可能是被共軍搶劫走了。」我說：「共產黨現在有兵、糧、械，國軍卻空空如也，戰事如何打呢？」程潛喝了一口茶說：「你明白這些事，但卻有很多人不明瞭。你所謂的這位團長，他的舉動是愚蠢的，我也沒辦法防止啊！」說完了，程潛長吁短嘆，和我相對無言。

### 和程潛談剿匪軍事

說到剿匪，程潛說：「共匪之所以蔓延壯大，也是許多機會造成的，愈養愈大。」我問：「這怎麼說呢？」程說：「我們的剿匪就像打麻將，一定全部『青一色』，所以不容易『胡』。共產黨進入土匪的組織，先滲透，為土匪出主意，使其壯大，然後聽命於共產黨，化匪為己用，化敵為友，因此土匪都歸入共產黨內，所以我們剿匪的範圍，是愈剿愈大。」程再喝一口茶很高興地說：「你在武漢建設的碉堡，有軍事上的價值，表現得不錯。所以我才跟你說了這些。」程又說：「日本佔據漢口之前，我住過漢口，天天都

到中山公園散步划船，你能從基層建設做起，真是難得。你可以要你弟弟在總統面前建議重建漢口，由你主持。」我說：「唉！人微言輕，沒有用的。」程說：「現在漢口搞得這麼糟，我看了實在難過，希望你有些時間，能來這裏與我聊聊。」我說：「改革中國，一定要從基本的衛生設備上著手，北京用的是糞坑，上海、漢口是糞坑、馬桶皆有，其髒無比，屋裏祇要有糞坑，整個屋子就臭了。」程說：「你說得一點都不錯。你在漢口以抽水馬桶代替了糞坑、馬桶，實在是既衛生又方便，真是功德無量啊！說到這裏，我有個感想：孫總理革政治的命，打倒專制政體，成立民國，但卻無人做基層工作，因此一直無法進步，現在要從基本做起，剷除糞坑馬桶，與辦公園及沿江馬路，這是革命後，中國最基層工作，步向文明之途。希望你不要灰心，還是要努力等待時機。」我對他說：「謝謝老伯的鼓勵，我一定會努力的。」我道謝起身告辭。現在回憶程潛當年帶鼓勵又含牢騷的談話，言猶在耳，萬萬料想不到，中共竊據大陸後，情況更是萬分的惡劣，人民所受的苦難，千百倍於往昔，所幸程潛早已不在人間，如果他還在人間的話，他看見毛共統治下人民的痛苦，祇有破壞沒有建設，不知作何感想。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